

「日本佔領」秘史 (四)

立野信之著
鈕先銘譯

吉田上臺內幕

趕走重光起用吉田

重光外相的更迭問題，近衛已準備透過緒方書記長向首相東久邇宮建議。正好那時候，對因終戰連絡事務局的重組問題，緒方和重光的對立已表面化起來了，加上重光因為會見麥帥之後，接見日本記者團，把他和元帥會談的內容通通說了出來，弄得總司令部對重光外相也不信任了，由於這些關係，重光退陣的條件俱已齊備了。

於是，在九月十七日——聯軍總司令部搬進日比谷的第一人壽保險大樓的那一天，重光外相見了首相，提出辭職。他說：

「根據到現在為止，和麥帥總部他們接觸所獲的印象，靠我們這些老骨頭的政府，已是不能打開時局了。我覺得除了讓今天局長階級的年輕人崛起之外，沒有旁的辦法。」

重光建議：內閣要「大改造」。

東久邇宮首相聽到「大改造」，很為注意，反問道：

「大改造的意思，包含我嗎？」

「不包含殿下……應該以殿下為中心，進行大改造。」

重光含糊地回答。

這些地方就很奇怪。為什麼重光不回答：「皇族內閣是為順利結束戰爭的內閣，他的任務已經完畢，殿下也該退讓賢路」呢？

這且不言，重光外相既然提出辭職，東久邇宮首相便找近衛副總理和緒方書記長來，磋商善後辦法。

結論是先請示宮中的意向，首相就進宮和木戶內府商量。

木戶說：「大改造徒引起政局混亂，希望這時候只接受外相辭職，來箇小改造罷！」

結果，照木戶內府的希望做了。

於是，叫重光外相正式提出辭呈，他的後任，由東久邇宮首相和近衛、緒方三人磋商後，決定起用吉田茂。

緒方趕快打電話到大磯，把消息告訴吉田，

關照他：「首相有急事要找你，快帶着大禮服上東京來罷！」

緒方用書記官長的座車，派總理大臣的秘書館林三喜男押着，趕往大磯的吉田公館去接他。

近衛謁麥帥的窘相

近衛往橫濱的聯軍總司令部拜訪麥帥，是九月十三日——東條大將拒絕美軍M.P.的傳訊用手鎗自戕的第二天，也是第一批戰犯名單交給日方的翌日。

第一批戰犯名單，主要人物是東條內閣的閣僚，所以近衛當然沒有名列其中，但是當時的情形，作爲一個戰爭負責人，正不知道什麼時候將被指爲戰犯。

近衛拜訪麥帥，起因是在聯軍總部進駐橫濱之後不久，和近衛的好友原口初太郎中將來看他，勸他以東久邇宮內閣副總經理的身分，去見見麥克阿瑟元帥。原口和進駐橫濱的第八軍司令官

麥克爾巴格中將是留美時代的朋友，他告訴近衛，他會到愛克爾巴格的時候，提起這件事，愛克爾巴格說：很願意代向麥帥介紹。

但是，近衛起初不願意去。近衛的自尊心比任何人都要高，要叫他向昨日之敵的敵將，低首乞憐，他是受不了的。

不過，周圍的人們都熱心相勸，他們說：麥帥司令部如若不明瞭日本的特殊情形而施行佔領政策，是要不得的。美國的政策也會錯誤，日本也吃不消。近衛公爵自從中日事變以來，領導過幾次日本的政權，最瞭解其中的經過。最好去見麥帥，把日本何以掀起太平洋戰爭的始末根由，說個清楚，表明我們一定支持佔領政策，這樣把雙方的意志溝通了纔好。

被他們這麼一勸，近衛覺得說的一點不錯，沒有可以拒絕的理由，纔好不容易地答應了；「倘是爲了不使佔領政策發生錯誤去建議……而麥克阿瑟元帥能够虛懷若谷地相見的話，那也不妨去一下。」

可是，近衛公爵這次和麥帥的會議，雖然不算失敗，但也決不能說是成功。

麥帥雖然和他見了面，但是沒有讓近衛帶去擔任傳譯的牛場祕書進屋，改用美軍預先準備的第二代美籍日僑當翻譯來會談。這位翻譯的英語雖好而日本話不靈，結果沒有能把近衛要說的話充分傳給對方。

而且，麥帥也不給近衛發言的餘地，祇願自己一個人好像演講似的，拍着桌子說個不停。結果，此次會議，祇是聽麥帥片面發表言論

，大概經過一個小時就結束了。在這當中，麥帥說：日本的外形的軍閥已經打破了，所以近衛應有義務要去破壞他的內容；他露骨地表示對於日本軍閥的嫌惡之感。麥帥的心意，似乎還有長期戰爭的亢奮和對於日本軍閥政治的憎惡沸騰着。

「究竟爲了什麼去和麥帥見面，簡直莫名其妙。倒好像是專爲恭聽元帥演說似的。」

近衛從橫濱回來，便向身邊的人們發牢騷：「元帥自以爲是的對日本軍閥說了很多，但是他所知道的只是皮毛，他也談到黑龍會等右翼的事，可是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他好像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說滿洲事變以後的政情，麥帥却似乎不感興趣。當然這也由於那個翻譯太差，沒有能把我的話好好地翻成英語……」總而言之，這一次會面是毫無收穫。

由於周圍的人熱心勸說：還是接着兩次三次地去談談的好，於是在麥帥司令部從橫濱搬到東京日比谷第一人壽大樓之後，近衛又經過正式手續要求和麥帥會談。

在這期間之中，第一批第二批被指定爲戰犯的人，陸續地經過日本方面的終戰連絡委員會，引渡給第八軍司令部，送進了橫濱刑務所。接着，第二次指定的戰犯三十四名之中，有前首相廣田弘毅（作爲右翼關係的戰爭指導人）和現任內閣書記官長在內，政府可慌了。結果，緒方因爲是現職的閣僚，戰犯

的指定暫行保留了。可是，戰犯的指定，範圍究竟到哪裏爲止？這是自從中日事變以來一直主持國務的近衛們一件重大的關心之事，同時也是圍繞在近衛側近的人們最擔心的一點。

——公爵恐怕早晚也要被指爲戰犯吧？

「關於中日事變，我有責任，但是對於太平洋戰爭沒有責任。」

所以決無被美國指爲戰犯之理——這是近衛自己的說法。

但是，他左右的人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認爲：上面這些話，是近衛自寬自慰的解釋，恐怕在聯軍方面是行不通的。因爲，近衛縱然對於太平洋戰爭沒有直接的責任，但是成爲太平洋戰爭的決定性因素の日德意三國聯盟，是第二屆近



日本主戰內閣首相兼陸相戰犯東條英機用手槍自殺後之情景。

衛內閣訂立的，而且中日事變的中國，是波茨坦宣言的簽名國之一，然則中國方面當然可能指定了派近衛爲日本政府對中國的「謝罪使節」往中國去。這是中日事變中發表「不以蔣介石爲對象」的強硬聲明的近衛，出自衷心謝罪之誠意的一件事，但在近衛的左右心中，也有人認爲這是不喜歡近衛的首相的太田祕書官要趁此把近衛逐出內閣的一種策略。

不管怎麼樣，縱然是近衛想向中國表示藉此謝罪之意，而多少減輕一些戰爭罪犯的罪的意識，如能因此得救，就希望得救；這在一個活着的人來說，也是應該有這種打算的。但是，謝罪特使的派遣，終因政情混亂，沒有能實現。

近衛妄想組織新黨

又一方面，那時候，圍繞着近衛公爵，正掀起了組織新黨的運動。

在戰爭期中，近衛組織過「大政翼贊會」，但全被軍部利用而失敗了。現在，這作梗的東西——軍部沒有了，可以組織一個理想的新黨了。近衛趁現在組織一個標榜民主主義的新黨，協助佔領軍，負起收拾時局的責任來，這纔是近衛應該擔當的任務。而且，組織起新黨，近衛再若當了首相，縱使中國方面要求作爲戰犯引渡，也可以擋得住了。這是近衛的親信，當過第二第三屆近衛內閣書記官長的富田健治習的構想。在外面，大麻唯男和前田米藏等政黨政治家也頻繁地催促近衛出馬。

如若當了首相也許可以阻止戰犯的指定——富田的意見打動了近衛的心。

加上前次會見麥帥的時候，元帥對他說：「要爲日本的民主化努力！這不僅是爲了近衛公爵，爲的是日本。」

說不定，他的意思是叫我組織新黨吧？於是，近衛很認真地託富田去問問木戶對於組織新黨的意見如何。

富田立刻找到木戶內府，問他對於組織新黨的意向，不料，木戶露骨地表示爲難，他說：

「近衛總是這麼推推託託的。真的有意思幹，不管我是意見如何，就幹嘛！可是我看，等到組織起一個新黨來，只怕他又臨陣脫逃了，這回可不上他的當，我實在不能相信，由這一點來說，我不贊成！」

木戶的火氣大得很。富田只好打圓場道：

「我想這一回和以前不同，近衛公爵這一回是生死關頭，被捕不被捕的嚴重切迫的問題，所以不會像從前那樣馬馬虎虎的。」

但是，木戶終是不贊成。

話雖如此，近衛對於新黨組織的事，期望很深，後來，有聚會他也參加，不能出席的時候也託別人代表。他心裏念念不忘的，恐怕還是自己的戰犯問題吧？

從各方面情勢看來，近衛被指爲戰犯，似乎是不能避免的事。

他的女婿細川護貞，因爲戰犯問題和政治上的對近衛的批評不好，曾屢次勸他退出內閣。

近衛慨然答道：

「我自己也想退出，可是我是東久邇宮

殿下再三邀請出來的，殿下幹的很得意，我想辭職也沒有理由和機會呀！」

可是，這「幹的很得意」的東久邇宮內閣，現在漸漸地被大家視爲無能，已有要求他們下台的呼聲了。

麥帥近衛再度交談

近衛公爵和麥帥第二次會面，是十月四日。會見之前，岩淵辰雄走向近衛建議：

「今後，佔領軍和日本政府的交涉，單是口頭談話是不行的。要預防日後他們不認賬，所以每次的會談，那要做成紀錄，送到總司令部，問他們：這次會談是談的這些話，對不對？這樣將來就不會出問題了。」

第一次會談，糊裏糊塗地就完了，所以岩淵特別強調這一點。

第二次會談，帶了外務省的奧村勝藏去担任



妄想組織新黨的近衛文麿

翻譯。這也是因爲上一次那位美籍日僑的日本話太糟，近衛講的話都沒有能傳給對方，這回不能再吃這個虧了。

按照預定約好的時間，到了日比谷第一夫人壽大樓的總司令部，麥帥的副官出來說：

「今天會不到元帥，由沙薩蘭參謀長代表談話罷！」

把他們領到一個小房間裏。

一面感覺詫異，忍耐着等候了二十分鐘左右，有人來領他們到了最高司令官室。

副官說的不對了，室內是麥帥、沙薩蘭參謀長，還有艾奇遜政治顧問都在座。

麥帥讓近衛坐下。近衛馬上說：

「上回來拜訪，沒有能盡量地談話，今天想分您一點時間，充分地談談！」

據外務省的紀錄，近衛說的內容如下：

「——軍閥和極端的國家主義，破壞世界的和平，陷日本於今天這樣的局面，這是毫無可疑的事。但是對於以皇室爲中心的封建勢力和財閥所演的脚色和功罪，美國的觀察似乎有點錯誤。美國的看法是他們和軍國主義者勾結起來，造成今天這種事態。但事實完全相反，他們所演的脚色却是常時抑制軍閥的『制動機』。日本的重臣和財閥被軍閥所乘是事實，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如何地想擺脫羈絆，想阻止軍閥的跳梁，只要看他們之中有名的人，有好幾個都成爲暗殺的目標，就可以證明了。日本曾被人呼爲暗殺之國。但這暗殺是什麼人殺了什麼人，這一點必須弄清楚。」

談到日本赤化問題

「助長軍閥和國家主義的勢力，保證他們的理論的，實在是那些馬克斯信徒。自從滿洲事變以來，這些勢力高叫國內的急進革新，實在是由於他們背後有左翼份子鑽在裏面。他們想在滿洲建立一個排除資本主義的理想國家，并想以滿洲爲據點來實現國內的急進革新。要觀察滿洲事變以來，以至日美戰爭的全部過程，如若把這一點忽略過去，就抓不住真相了。」

近衛接着說下去：

「——左翼份子的一部份接近極右翼，一部份又打進了官僚的圈子。少壯軍人和官僚們公然地反對及早結束戰爭，他們說：要拖長戰爭，斷然實行國內的急進性革新。要知道：利用軍閥，把日本拖進戰爭之中的，不是財閥和封建勢力，而是左翼份子。(中略)……以上說得很清楚，害得日本落到今天這樣下場的，是軍閥和左翼結合起來的勢力。造成今天這種結果，在軍閥說來，當然是很大的失望，但在左翼却是正中心下懷。今天如果想把軍閥、國家主義勢力，連同封建勢力和財閥等既存勢力一下子全除掉，只怕日本很容易地就會赤化。爲了防止日本的赤化，使它成爲一個建設性的民主國家，排除軍閥的勢力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一方面也必須使封建勢力和財閥存在，以一步一步漸進的方法，邁向自由民主的建設。」

最後，近衛先聲明「我是所謂封建勢力出身，這種話很難出口」，然後強調地下了結論：「今天如若一下子從日本之中把這『安定勢力』除掉，只怕日本馬上就要赤化。」

東亞共榮圈的內幕

近衛的這種赤化恐怖症的反共思想，是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發現的佐爾格事件，在他心裏刻下深深的印象。

佐爾格事件，是主犯——德國的「佛蘭克福爾達察因」報特派員立希嗎德佐爾格，和共犯——朝日新聞記者出身的政治評論家尾崎秀實做他的參謀，他們搞出來的國際共產黨的間諜案。他們把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全盤的詳細調查報告，由尾崎經過佐爾格，密報給國際共產黨。

尾崎秀實辭掉朝日新聞的職務之後，透過他的朋友西園寺公一關係，向第一屆近衛內閣接近，擔任了內閣的囑託(譯者註：技術性的顧問謂之囑託)，加入近衛親近人物集會的早餐會爲會



繼重光之後任外相的吉田茂。

員，一方面向近衛作政治性的建議，一方面做國際共產黨的諜報活動。

尾崎所提倡的「東亞共榮圈」論，整個成爲日本的「國策」；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戰線很快地向南方擴展。但是，及至佐爾格事件破案，發現國際共產黨諜報團的參謀原來是尾崎秀實，這纔知道尾崎所倡導的「東亞共榮圈」論，翻過來也就是「東亞赤化革命論」，近衛不禁愕然大驚。那時候，戰爭已由緒戰的「赫赫戰果」轉入敗戰色彩很濃的階段，他覺得就這樣演變下去，敗戰是必然的結果，日本恐怕要赤化。

於是近衛在吉田茂和岩淵辰雄們勸說之下，決心遞呈他一輩子只此一次的「上奏文」給天皇，他的「上奏文」中強調：「如若僅僅是敗戰，國體上還不必過分憂慮，但一項最可憂的是可能跟隨敗戰而來的共產革命。」

近衛的赤化恐怖症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一次會談，麥帥和上回不同，一直注意地聽着，等近衛的說明告一段落，立刻發問：

「馬克斯思想在日本是什麼時候抬頭的？」
近衛回答：

「一九二〇年以後抬頭，迅速地擴展，從帝國大學以至各私立大學都滲透了。」

一九二〇年是大正九年（民國九年）。俄國發生赤色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所以近衛的意思指的是俄羅斯革命以後。

麥帥接着又問：共產主義滲透到軍中的士兵沒有？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不是蘇聯大使館指導的？

近衛的答覆說：以往還沒有發現對士兵的直接影響，但是今後不容樂觀；至於關於蘇聯大使館的行動，雖然沒有確實證據，但是來自共產國際組織的指令，實例很多。

麥帥聽了，一一首肯，他說：
「今天聽到你的話，很有益，可作參考。」
他並且強調：

「今天最要緊的是輿論，應該要除去對輿論的抑壓。」

麥帥腦子裏大概深刻畫着美國政府的指令：「要使日本非武裝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制度上，加強民主主義的傾向和過程，並獎勵支持日本自由主義的政治趨勢」。這個指令放在具體

的占領政策上，也就是：釋放政治犯——從獄中放出共產黨以及急進份子，迅速有成勞動組合，開放農地，把土地給佃農等；解放這些被壓迫階級，決定性地摧毀和封建的天皇制權力結合的地主、財閥等特權階級。戰犯的

指定，後來實施的放逐制度，財閥的解體，教育制度的改革，這些都是從這占領政策產生出來的。

近衛說：「因為種種的關係，我所想的沒有能充分做到，現在獲得元帥的勉勵和指示，爲了國家，今後我要盡可能地去做！」

麥帥點頭：「很好！公爵雖是封建勢力中出身，但却抱的世界主義，也精通世界的情勢。公爵年紀還輕，希望你勇敢地站在指導的陣頭。如若公爵把自由主義份子糾合起來，提出修正憲法的提案，向天下公佈，我想議會也會跟你走的。」

這時，政治顧問艾契遜插嘴：「修正選舉法，必須不帶一點德國的納粹色彩。」

近衛又說：「關於修改憲法，還有其他的問題，今後我們要常常商談，元帥很忙，如若有一位能定期的見面磋商，那就好了。」

麥帥很愉快地說：「那倒不必。隨便什麼時候，我都樂意和你談談。」

近衛聽了這句話也很滿意，正想告辭，麥帥又說：「今天你的話，非常可供參考。」

以上是近衛方面的記錄。同時，根據麥帥方面的記錄——譬如，當時在麥帥總部民政局服務，參加起草日本憲法工作的日本研究家H·E威爾茲的「東京旋風」裏，就有這樣的記載：「——抵達日本不久，麥帥和首相近衛文麿會談過。他們談到占領軍方面的各種要求的時候，近衛問麥帥：關於『政府的構成』有什麼意見沒有？

他這話的意思是：到了那時候，陸海軍大臣和文官的關係怎麼辦？可是，翻譯的人把『構成』這個名詞，直譯爲英語的「Constitution」。麥帥聽



日本問題專家，日本佔領秘史翻譯人鈕先銘教授近影。

了，以為是固有名詞。在這以前，差不多還沒有注意到要把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的明治憲法改為新的憲法。麥帥便答道：「Constitution Change，正如你所說，是必要的。」

「近衛又加上一層誤解，以為麥帥的意思是說：近衛應該擬出一個新的基本法的草案，組織一個民主主義的新政黨，負責來指導它。但是麥帥的腦子裏並沒有這樣的想法。不過，近衛却獲得了自己接受下這個任務的印象，告辭走了。十月四日，近衛又來見麥帥，報告說天皇承認起草修正憲法。近衛已把這件工作做完成了，但是因為他的草案還不是令人滿意的民主的案，被否決了。」

如果這段紀錄是真的事實，那真是一齣完全的悲劇。雖然是由於翻譯的不週到而發生的誤解，可是要像他所說的，修正明治憲法這件事，「麥帥的腦子裏並沒有這樣的想法」，那真是最可悲的悲劇了。

威爾茲又說：「——占領完成之後，日本有一種傳說，說是近衛因為這一次草案被拒絕，丟了臉，所以結果弄得自殺了。但是，事實上是近衛不願意被捕作為戰犯受審，纔仰藥而死的。」

話是一點不錯，但是，近衛由於自己起草的憲法修正案被麥帥總部無情地拒絕，因而發生絕望之感和對於美國的不信之念，這無可否認地是

逼他走上自殺之途的一個因素。

而且，偏巧這一天，就是正當近衛和麥帥會談的時間之中，麥帥總部發出了指令，要立即釋放政治犯，撤消思想警察和其他一切的類似機關，同時，立即罷免山崎內相以下，警視總監，和全國的警察署長。釋放政治犯和廢止思想警察，日本政府也正研究之中，所以並不特別感覺意外，可是要求罷免山崎內相，在日本政府却難以接受。

於是，由吉田外相去問沙薩蘭參謀長，結果說是美國本國來的命令。既然如此，那就是最高命令了。因此，東久邇宮內閣，就在第二天十月五日總辭職了。

賢不肖別傳

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臺幣25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共三十多篇人物評介：涉及廟堂之上、市井間、清流之下、聞達隱逸、名士淑女、概計在百人以上。要目如下：真讀書人胡樸安。煮字療飢胡寄塵。中興鼓吹盧冀野。情書一束章衣萍。不開畫展王悲廠。突梯滑稽畢修勻。秋水伊人李淑一。生不逢辰范卿宣。保定隊長陳惟誠。歡樂歲月覃理鳴。黃埔教官屈鳳梧。死得其正盧吉三。大言炎炎唐主良。風流種子唐有壬。濟世利人孟保羅。閩籍僑領呂渭生。蒙古王子德穆楚克棟魯普。浪人傳中小人物山本榮治。翦伯贊與周谷城。安徽名廚羅斯福。傳寄人物顧和尚。師期唱和胡展堂。雍容豫悅譚組菴。風雅儒將宋阜南。湘軍福將魯詠安。英雄本色謝冠將。舍生取義吳熙農。閩令森嚴陳護黃。威鎮湘西蔡鑄人（附陳玉璠唐晉棠）。魂兮歸來張石侯。壺中日月呂蘧生。高陽酒徒楊綿仲。